



□ 12
3131
8



孟子集註

九

3131
8

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

為其號泣也孟子曰然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闢下謂之旻天何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
篇然慕然已之不
得其親而思慕也

孟子卷之九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
 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
 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
 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慙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慙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慙。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身非死心父母也。揚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為孝也。若自以為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
 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聲為去。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在會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

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下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辭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對。辭也。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孟子集注卷九

廩使汾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怙怙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聲平

張都禮反怙女六反怙音尼與

完治也揜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擇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井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王盾也戈戰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調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怙怙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孟子集注卷九

已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
有所不能已耳萬事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
非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
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與乎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也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
亦道也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其方謂證之以
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其方謂證之以
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非本不知
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
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于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徒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放命地族洽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

曰。今道州。學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
車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
象之虐。非仁人之也。藏怒謂
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
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
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
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
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
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
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
侯朝貢之朝。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
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
親愛之無已如此也。果氏曰。言聖人不以
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
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
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
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驚其容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歲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

朝音潮 歲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感不自安也歲歲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龜升而龜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
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
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
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
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
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
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
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
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
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
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

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諄反。

孟子

萬章問也。諱
諱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

但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
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

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論上必用之。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
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
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堯之子而謳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孟子集註卷九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治去聲。相去聲。堯子丹朱之子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

孟子集註卷九

商均の事記す

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

潮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正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

孟子真言卷六

所不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

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

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初王皆去聲艾

又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
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
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
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
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
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
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
也禪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
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
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
者孟子
而已矣

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
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

播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
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謂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
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
而使之寤也。高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
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
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
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
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音推吐回反內

伊尹之救民也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

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懼于市一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

無道暴虐其民故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

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行去聲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

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

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

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伊尹之救民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也。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也。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

命也。雝如字。又音孽。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環也。徐氏曰。禮主於辭。辭。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

馬

服全

孟子集注卷九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

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之難哉

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為而其

知人可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南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姓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千秦穆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乘去聲。

虞。魏。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奔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齊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
 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
 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
 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
 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
 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
 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
 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
 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
 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
 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
 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
 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